

點擊香港
屠海鳴

周六、周日兩天，在上水和沙田兩地，示威遊行活動結束後，接連出現亂港暴徒瘋狂襲擊警察的嚴重暴力事件。尤其是周日晚上在沙田發生的一幕令人觸目驚心：暴徒從大樓平台上高空向地面的警員掙磚頭、化學物品、雨傘、水樽等雜物，瘋狂襲擊執法的警察，用木棍、鐵枝、雨傘圍毆警員，一名警員後腦被暴徒狂踢至腦出血，另一名警員手指則被暴徒咬斷，慘不忍睹；還有警員被硬物擊中倒地昏迷。當晚，至少11名警員受傷，10人送院。

示威遊行結束，警隊依法清場，這是職責所在，合理合情合法，沒想到竟然遭遇如此慘禍！試問：天理何在？法治何在？良知何在？

和平示威與暴力犯罪界限分明

時至今日，仍有一些人用「示威者」稱呼「暴徒」，傳遞給人的信息是，警察驅趕的都是「手無寸鐵」的「示威者」，「示威者」是弱勢一方。難道事實真是這樣嗎？人們已經從電視媒體中清楚地看到，阻撓警察清場的是名副其實的暴徒，他

們與和平示威者有本質區別。

首先，從時間上看，佔人數絕大多數的和平示威者都能夠於事先申請的時間、沿着事先申請的線路行走，主辦方宣布遊行活動結束後，和平示威者各自散去，並不妨礙公共安全和他人自由。而那些暴徒則不肯散去，繼續遊蕩街頭，伺機搞事。

其次，從裝備上看，和平示威者都身着便裝，最多戴個遮陽帽、或打一把遮陽傘，無「裝備」可言。暴徒則早有準備，身着黑衣，頭戴安全帽，面戴口罩和眼罩，背着雙肩包（便於攜帶攻擊性武器），有的還戴手套（以免現場留下指紋）。

再次，從行動上看，和平示威者拉橫幅、喊口號，理性表達訴求。暴徒則主動騷擾商家、噴塗黑漆、破壞公共設施，當警察清場時，他們把鐵欄杆捆綁在一起，以竹尖、鐵棒、木塊、磚頭、雨傘作武器，主動攻擊警察，一旦有執法警察，暴徒便蜂擁而至，群起而攻之，「沙田暴徒」更是狠毒，竟然咬斷一位警察手指，窮兇極惡，令人髮指！

前線警員的忍辱負重令人肅然起敬

沙田暴亂發生後，目睹多名同事受傷

送院，警務處長盧偉聰非常痛心。他向記者坦言，警察有行動時，他們說警察濫權濫捕；警察沒有行動時，他們說我們「裝彈弓」、「設空城計」。

盧偉聰的痛心與委屈，是法治的悲哀，是文明的悲哀，更是港人的悲哀！如果本港市民還有一絲公民的責任與良知，難道可以看到保護市民安全的警察流血又流淚，而無動於衷嗎？更令人氣憤的是，亂港暴徒不僅襲擊警員，還威脅警員家人的人身安全，有人在網上公開警員住址及家人資料，有人發帖「殺死警察全家」，有人到警察居住的社區「盯梢」，威脅要傷害警員子女。請問：這還是一個法治社會、文明社會嗎？一個多月來，反對派議員對暴徒的暴力違法行為百般辯解，甚至到了罔顧常識、黑白顛倒的地步，對警察及家人受到的傷害卻視為不見。如此毫無法治理念、毫無道德底線，還有什麼資格「為民代言」？

亂港派策劃的一連串活動採用的都是「先遊行，後暴亂」的套路，不斷實施自己的瘋狂計劃。在如此複雜混亂的情形下，前線警員維護社會秩序，承受着巨大壓力。進亦難，退亦難，稍有不慎，要麼被指責「濫權濫捕」，要麼被動毆打。警員

也是人，哪個男兒沒有血性？但市民看到，連日來，前線警員表現出高度克制，忍辱負重，履職盡責。不妨對比一下，在「佔領華爾街」運動和「黃背心運動」中，美國、法國警察是如何對付暴亂者的！難道要逼迫警察脫下警服、撒手不管，亂港暴徒才肯罷休嗎？

襲警仇警旨在擊垮香港管治防線

人們已經注意到，最近兩個周末發生的遊行示威演變為暴力事件，現場都有人揮舞美、英國旗，還有反對派議員橫在警察和暴徒之間，掩護暴徒行兇，阻礙警察執法，更有亂港暴徒高呼或用油漆噴塗「黑警」。可以看出，襲警、仇警是反對派及其幕後主子「反中亂港」的重要步驟，旨在擊垮香港管治防線。

回頭看，反對派已經成功走完了第一步。他們借修例之機，以「反送中」為藉口，發動「立會政變」、「告洋狀」、編造謊言煽動年輕人造反，最終迫使特區政府停止修例。按說，修例「壽終正寢」，所謂「反送中」已經「反無可反」，社會對立情緒應該緩和才對。但反對派把矛頭又指向警察，攻擊警察「過度使用武力」，近來又以「民生議題」發動遊行示威，


趁機挑起警民衝突。顯然，反對派的第二步計劃就是擊垮警隊意志，令警察無法履職。這一切說明，無論是「反送中」、還是「反黑警」、「反水貨」，都是藉口，亂港勢力及幕後主子的目標是搞亂香港，打擊特區政府威信，摧毀香港的法治基礎，最終奪取香港的管治權。

昨天，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在探望沙田衝突中受傷的警員後表示，警方盡忠職守，行動專業克制，但卻被暴徒肆意襲擊。她感謝警務人員走到最前線維護香港治安，強烈譴責施用暴力作抗爭手段的人士。眼下，特區政府除了譴責暴力行為以外，並無「企硬」之舉，市民不妨想一想，如果香港警隊迫於無奈、無法維持社會秩序，香港會變成什麼樣子？必然陷於無政府狀態。屆時，打、砸、搶、燒、掠等暴行會司空見慣，那將是一場史無前例的災難！警隊是維護香港秩序的最堅強防線，值此關鍵時刻，挺警隊就是挺法治、護安寧、謀福祉。740萬香港市民應該明辨是非，決不能亂港勢力圖謀得逞！

（本文作者為港區全國政協委員、香港新時代發展智庫主席）

註：《大公報》獨家發表，如有轉載，請註明出處。

全球首創AI識別系統 港科技界倡盡快引入 憑步姿「認人」 口罩黨難逃法網



新聞追蹤

亂港分子接連發動暴力衝擊，口罩、頭盔成了他們隱藏身份的工具。《大公報》上周作專題報道指出，「蒙面暴徒」始於2016年旺角暴動，通過戴口罩或蒙面以逃避警方追捕。然而，今時今日蒙面已不能阻礙「認人」，內地最近研發出僅通過行走步姿，就能辨識個人身份的技術，就算改變容貌，一樣無所遁形。本港科技界人士直言，生物識別技術的廣泛應用是大勢所趨，希望可盡快引進香港，令企圖犯罪的人失去「心理保護屏」，以減少社會罪案；而在引入該技術之前，則應盡快設立《禁蒙面法》，令亂港分子不能在面罩的保護下為所欲為。

大公報記者 高仁

《大公報》上周報道指出，三年前的旺角暴動中，暴徒除了帶備自製盾牌外，亦戴上口罩並穿上全黑衣物，以逃避鏡頭「捕捉」和「點相」。旺暴發生後，多名建制派議員曾提出仿效西方國家引入《禁蒙面法》，禁止所有人在集會遊行或衝擊中以任何方式遮蓋面部，包括戴面具及口罩，有助執法及檢控工作。不過，現時科技愈來愈發達，內地人工智能企業銀河水滴於本月初在北京發布全球首個步姿識別互聯系統「水滴慧眼」，該系統集步姿建庫、步姿識別、步姿檢索和大範圍追蹤等功能於一體，即使目標人物將臉遮住，系統也可以通過走路姿態辨認出來。

50米以外人物同樣認得準

據悉，該系統通過分析一個人步行時，從身體輪廓到手臂擺動，再到腳尖朝內還是朝外等數以千計的特徵，建立數據庫，可以識別50米以外的人，即使這個人遮擋臉部或背對鏡頭，一樣可以被認出。銀河水滴表示，和人脸識別相比，步姿識別擁有遠距離、全視角等諸多獨特優勢，準確度高達94%。該系統能基本滿足公共安全領域的基礎需求，據了解，這套系統已陸續在湖北、廣東、上海等地應用。

銀河水滴前年曾在央視節目中示範該技術，在登記了目標人物的步姿後，能在現場十多名步行者中即時找到目標。該技術不僅能在人類中成功認出人物，還能在21隻相同家族的金毛尋回犬中找到目標狗隻，甚至只靠步姿剪影也能找出狗隻，識別精確度令人震驚。

香港智慧城市聯盟召集人楊全盛表示，香港對於生物識別技術的使用主要還是面部識別和指紋識別等方式，若步姿識別能夠廣泛應用，相信對警方搜證及舉證會有很大幫助，例如當有人遮擋容貌或化妝易容時，能被輕易辨認，令罪犯無所遁形，同時亦能令有意犯罪者失去心理保護。

楊全盛亦認為，步姿識別不會影響個人私隱，因為面部識別已使用較長時間，「相比面部，步姿對於私隱的影響可以說是微乎其微。」對於在最近的衝擊示威中，絕大多數人都戴口罩，他質疑為何提出訴求需要蒙面，「是訴求見不得人，還是提出訴求的人見不得人？」他支持盡快設立《禁蒙面法》，認為該法例非香港首創，許多西方國家都行之有效，亦可讓大家「光明正大」地表達意見。

立會外攜煙霧餅 公大生上訴被駁回即囚

【大公報訊】公開大學男學生在2015年底立法會二讀《2014年版權（修訂）條例草案》期間，於立法會附近的金鐘海富中心被警員搜出管有共重一公斤的「煙霧餅」，受審後罪成並判囚三個月，但准保釋等候上訴。高院昨天駁回其定罪的上訴，他需即時入獄服刑。

上訴人關迦曦（23歲）昨到庭聽取上訴失敗的結果後，透過律師表示擬再向終院申請上訴，但昨天並未提出保釋申請，故他需即時服刑。在前年2月，關受審後被裁定一項「管有爆炸品罪」成立，但一直獲准保釋不曾服刑。

高院原訟庭法官黃崇厚昨頒下判詞指



目前主要的生物識別技術

人脸識別

人脸識別的優點是快，並且具有「非接觸性」，同時避免指紋機器接觸產生的衛生隱患。但人脸識別有無法識別雙胞胎的可能性，由於特徵點數量少，一張高清图像就能攻克二維識別系統。而先進的三維人脸識別系統也能被3D列印出的人臉面具蒙騙過去，成功解鎖。

虹膜識別

通過對比人體眼球內虹膜圖像特徵之間的相似性來確定人們的身份。虹膜識別在生物識別中具有唯一性，且安全性等級高。對於其他生物識別技術而言，虹膜識別屬於活體非接觸式的識別。由於虹膜識別對設備的高要求，因此許多裝有普通攝像頭的手機無法實現這一技術的植入。

聲紋識別

聲紋識別非常適合遠程身份確認，只需要一個電話、手機或麥克風就可以通過網路實現遠程登錄。聲紋識別對環境的要求非常高，在嘈雜的環境中聲紋不易獲取；並且人的聲音也會隨着年齡、身體狀況、情緒等的影響而變化。

步姿識別

步姿識別可僅通過識別對象走路的姿態，在超高清攝像頭下，準確辨識出特定對象。步姿識別的識別距離可達50米，識別速度在200毫秒以內。此外，識別對象無需主動配合，即便一個人在幾十米外帶面具背對普通監控攝像頭隨意走動，步姿識別演算法也可對其進行身份判斷。

大公報記者整理

戴口罩示威 擺明心虛

【大公報訊】對於口罩蒙面黨大行其道，多名政界人士形容，上次香港出現大規模戴口罩的情況還是在2003年，當時市民為避免感染「沙士」病毒而戴，如今的口罩黨卻像是中了「暴力病毒」的患者。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香港中旅國際投資有限公司副主席盧瑞安表示，現在社會上不斷出現遊行，遊行之後就發生衝擊，「這種情況是盲動的，是反智的」。他認為，

同蒙面是亂港分子肆無忌憚發起衝擊的一個原因，認為若真的是和平示威遊行，就不怕大大方方地以真面目示人，「早早就戴上口罩，是不是因為準備衝擊，怕被拘捕而感到心虛？」他認為，如今這些亂港分子的行為有違常理，過去以安全、穩定聞名的香港竟隔三差五地發生暴力衝擊事件，「這些人或許是中了一種叫『暴力』的病毒」。

本身是律師的全國政協委員簡松年表

亂港議員睜眼說瞎話

沙田暴亂後，港人紛紛指責暴徒行為。亂港派議員卻繼續重複上演包庇暴徒的鬧劇，說什麼警方蓄意挑起警民衝突，指責警方以包抄、圍捕策略驅趕示威者，變相將室內空間變成戰場。

現實是，警方最早執行清場行動時，在沙田鄉事會路與源禾路交界的十字路口布防，警方封鎖了三個路口，但留下通往沙田火車站的路口予示威者離去。這策略是「包抄、圍捕」嗎？暴徒在沙田鄉事會路一帶不斷以磚頭、鐵枝、雨傘襲擊警員。這就是亂港派口中所謂和平示威嗎？這就是示威者手無寸鐵嗎？

當暴徒退到沙田新城市廣場，警察繼續採取驅趕行動，其間暴徒以血腥手段襲擊警員，當晚公民黨的楊岳橋即時跳出來指責警方，沒有給予暴徒離去的機會，昨日，亂港派議員又發出同樣論調。

現實是，警方進入沙田新城市廣場時，暴徒以各種手法向警員施襲，但警方並沒有封鎖通往沙田火車站的路口，現場大批參與示威的暴徒，沒有拍卡付費，便「跳閘」進入沙田火車站乘搭火車離去。警方在火車站內包抄、圍捕暴徒嗎？沒有。若警方要圍捕火車上的暴徒，只要將列車停止放行，車上的暴徒必成囊中之鰥，但警方並沒有這樣做。

亂港派議員別再以各種藉口美化暴徒行為了，這樣下去，香港遲早被你們害死！